



●我軍解放南疆咽喉鐵門關。



●“開都河畔第一犁”建設場景。



●經過大生產運動，治理改造後的戈壁荒漠有了收穫。

# 屯垦天山下

□晚报记者 李振平 安传龙 韩俊亮

## 师长带头拾粪成佳话



●六师师长张仲瀚

铁关天西涯，极目少行客。关门一小吏，终日对石壁。桥跨千仞危，路盘两崖窄。试登西楼望，一望头欲白。这是唐朝诗人岑参写的《题铁门关楼》。作为古代26名关之一的铁门关，历经两千多年岁月时光，见证了张骞凿空、班超镇西、玄奘取经、林公巡屯，更见证了渤海子弟兵屯垦戍边。当年渤海军区教导旅踏上西征路时，战士们大多怀揣着这样一个信念——“打败老蒋就回家”。然而“老蒋”已经被打败了，他们却接到了继续向西，进军新疆的命令。在荒无人烟的茫茫戈壁滩上，他们一手拿镐，一手拿枪，垦荒种地、开渠引水、兴业安家。

1949年10月13日，根据王震指示，二军六师师长张仲瀚率领由数千名干部及测绘技术人员组成的先遣队，乘车离开玉门，进军南疆焉耆、库尔勒等地区，进行踏勘布点，做好屯垦戍边的准备工作。“1949年11月4日，我随从张仲瀚师长到达南疆古城焉耆。我怀疑这里算不算是一座城市？满目是破败、衰落、荒凉的景象。这里的街道尘土半尺厚，其间掺杂了常年累月的马粪、牛屎、羊粪、驴粪、骆驼粪……”时任十七团副

团长的谢高忠在回忆文章中写道。第二天一亮，张仲瀚就带人到开都河畔和铁门关踏勘勘测去了。在紧张的勘测之余，张仲瀚主动到街头拾粪，并号召全师官兵挑起箩筐一起去街头巷尾拾粪施肥。这种在南泥湾大生产司空见惯的事，却在各族人民群众和起义部队中产生了巨大影响。“解放军的师长上街拾粪，这样的部队真了不起！”起义部队二十七师师长陈俊专程拜访张仲瀚感慨地说：“陈某戎马半生，像张将军治军如此风范还是第一次见到，将军此举不亚于给我

一面镜子。陈某思之再三，夜不能寐，扪心自问，惭愧惭愧。”张仲瀚握着他的双手说：“我们共产党、解放军实在并无多少高招，唯一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匹夫不王者将军可为之嘛！”这件事后来还被写成了文章。张仲瀚说：“古今往来，种田吃饭，本来是自自然然的事，让人把它搞得不自在了。我指示拾粪就比农民拾粪有什么特别不同吗？看来当兵只管吃粮的思想害大家太深。让部队拾粪积肥就引起这么大的社会反响，这说明拾得太少了，永远拾下去就变得平常又正常。”

●如今位于铁门关市区的铁门关关楼。

## 『开都河畔第一犁』

在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和静县察汗赛尔村一队有一座喇嘛庙，屋顶已经露出了房梁，四角的墙皮已掉落露出了木头立柱，只有前面整齐的土砖墙和刻有雕花的大门依稀展现着昔日的模样。庙旁蓝色的牌子上写着：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巴赫兴库热喇嘛庙。这就是原步兵六师十七团团部（现兵团第二师二十一团团部旧址）。1950年3月，十七团在此建团部，拉开了开都河畔军垦第一犁的历史。时间回到1949年11月5日，张仲瀚带着沿开都河直奔开渠边的哈拉毛敦。张仲瀚挥手指向一望无际的荒滩和漫野成片的芨芨草，铿锵有力地向前遣队成员十七团副团长谢高忠下令：“这里除了几顶蒙古包，便是一座喇嘛庙。你把团司令部安在这里，北扼和静，东镇焉耆，南拒铁门关，西边的山便是你十七团的天然屏障。有山、有水、有地、有关，只要发动同志们干起来，你谢高忠比当年坐镇新疆

的左宗棠，可气派多了！”在二十一团（前身为六师十七团）团史馆里，一张“开都河畔第一犁”的照片吸引了记者的目光——一名战士在后面扶着犁，前面几名战士正在躬身使劲向前拉着犁。据介绍，1950年2月21日，六师十七团在团长谢高忠率领下，从焉耆县城出发，行军30公里，到达开都河中游南岸的开来镇安营扎寨。谢高忠为了加快开荒进度，用自制的土犁组织八人拉，在亘古荒原上翻开了第一犁新土。1950年3月，春寒料峭的开都河边，六师举行誓师大会。哈拉毛敦的荒原上，红旗招展，歌声震天，人头攒动。轰轰烈烈的春季大生产正式拉开帷幕。十六团进驻拉苏木库勒和七星地区，十八团进驻库尔勒、轮台南草湖和尉犁铁干里克，骑兵团进驻若羌阿拉尔地区，边生产边剿匪。六师机关

和师直属单位进驻至夏拉苏木和宝浪苏木四十里城子、包尔海等地。部队发扬南泥湾精神，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大生产高潮。没有房子，战士们就砍下柳树桩搭个架子，割下芨芨草往架子上盖，就成了草棚子。后来，战士们又在雪地上挖一个坑，搭上柴草覆以泥土，以避风寒。战士们给这种奇特的住宅起了一个十分形象的名字，叫“地窝子”。因为吃不上青菜，很多战士患上了夜盲症，黑天出门看不到路，只有手牵着手才能回到驻地。在这种极端恶劣的条件下，他们每天开荒12个小时以上。很多战士手上打起了“连环泡”，鲜血染红了工具把，仍坚持不熄火线。十八团包头湖地区流传着这样的歌谣：“一排出了个火车头，二排出了个气死牛，自力更生春常在，艰苦奋斗样样有”。十八团一营战士方喜成一天开荒3亩，被誉为“坎土曼大王”；二营朱崇章小组

人拉犁自耕地12亩，有“气死牛”之称。苦战一年，六师种地9.5万亩，收获粮食3162吨，养畜1万头，产肉近21吨，生产油料196吨。从1950年到1952年，六师连续三年开展大生产运动，既减轻人民负担，又改善了部队生活。进军新疆，绝非和平进军。入疆以后，六师对受国民党及国外势力指使的国民党残余势力、叛匪进行围剿。大规模剿匪行动历时352天，共歼匪2.1万人，解救被裹挟群众1.7万余人。1953年6月5日，新疆军区将所部部队改编为国防部队和生产部队，六师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农业建设第二师（简称农二师），师部移驻焉耆（1960年9月移驻库

尔勒）。1954年10月30日，新疆军区发布命令，公布生产建设兵团组织机构及所辖部队番号。农二师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建设第二师”。



●位于库尔勒市的十八团渠纪念碑。



●原步兵六师十七团团部（现兵团第二师二十一团团部旧址）。



●兵团官兵深挖排渠，开垦万古荒原。

## 兴建十八团渠

在库尔勒市天山东路和铁门关路交汇处，耸立着一座灰白色大理石基座拱卫的军垦战士纪念碑。纪念碑身高12米，顶上巍然屹立着6米高的肩背步枪，手握坎土曼的军垦战士铜像。雕像生动展现了军垦战士在党的领导下一手拿枪，一手拿镐，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的风采。碑的正面刻着七个鎏金大字：“十八团渠纪念碑”。碑身正面的大理石基座上，镌刻着王震将军在十八团大渠建成40周年时的题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战功和建设社会主义胜利万岁”。在纪念碑背后不远处，清澈的渠水静静地流淌着。在纪念碑的周边，市民有的正在打羽毛球，有的在跳广场舞，一派欢乐祥和的生活场景。1950年3月12日，时任新疆军区司令员的王震将军来到库尔勒县，踏勘库尔勒大墩子以西的吾瓦滩。王震将军在一张军用地图上，从霍拉山和库鲁克塔格山之间的孔雀河流出的峡谷口——艾孜乃至上户、大墩子之间，划出了一条红线。他对十八团团长于侠、政委阳焕生说，为了不跟地方老百姓争利，也为了给新疆的少数民族多办好事，你们今年秋天就在这里挖一条大渠，灌溉即将开垦出来的万顷土地。1950年9月15日，大渠开

始施工。当时的主要工具就是坎土曼、铁锹、十字镐、柳条筐等。但是大渠沿线是荒无人烟的大戈壁滩，战士没住处，官兵们就挖地窝子、搭帐篷、野外露营；没水，就用大车和马到几十里外的大墩子驮。由于饮水不足，很多战士嘴上结了痂。尽管如此，大家的劳动热情还是空前高涨。战斗英雄宋献银赤膊挖渠，手上打满水泡，晚上背着人悄悄挑破，第二天照常开工。一些战士腿痛抬不动石头，就跪在地上挖石头。十八团的惠民籍老战士苏玉山说，因为沿线大部分为戈壁滩砾石，地质十分坚硬，十字镐挖不下去火星乱蹦，坎土曼、十字镐挖不了多久就变成了秃头，团里只好抽调人员组建铁木工厂，锻造坎土曼、十字镐等挖渠的工具及其他农具。在二师铁门关市渤海军区教导旅纪念馆展厅内，一张大幅黑白照片引起了记者的注意，图片上，意气风发的王震将军挽起裤腿，跳进渠水中，激动地捧起清澈的渠水洒向空中。“这是‘十八团渠’修建完工通车时的场景。”讲解员刘恋说。经过八个月的艰苦奋斗，1951年5月15日，大渠开闸放水，周边几十里内的各族群众都来庆贺。在大渠开闸放水的典礼

上，十八团战士们把新修的大渠起名叫“建新渠”，寓意建设新疆的意思。王震将军对干部战士说，这条大渠是你们十八团修的，也是解放军进军新疆修建的第一条大渠，就叫“十八团渠”吧。如今的“十八团渠”已改建为混凝土防渗渠，全长62公里，灌溉了兵团和地方50余万亩的土地。而今，放眼四望，进疆初期开挖的十八团渠、解放一、二渠，几十年长流不息，哺育着十多个农场；当年“兔子不拉屎”的荒凉戈壁，如今已是铺满金银的粮棉基地；昔日的铁门关，如今已是万家灯火的夜明珠……当年的渤海军区教导旅，后来的步兵六师，今天的兵团二师，这支来自渤海湾的山东人民子弟兵，他们屯垦戍边天山下，把祖国的西部边疆，开发建设成了美丽的家园。“雄师十万到天山，且守边疆且屯田。塞上江南一样好，何须争度玉门关。”原渤海军区教导旅旅长张仲瀚的愿望变成了现实。（图片资料来自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渤海军区教导旅纪念馆）

# 十八团渠纪念碑

一九五〇年开建解放军六师十八团大渠通水既各电四十年纪念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  
成功建设社会主义胜利万岁！  
王震  
1991年5月15日